

當代名作選

(中國文學)

第一輯
第四種

雨

夕

天馬書店印行

春蠶

茅盾

一

春

老通寶坐在「塘路」邊的一塊石頭上，長旱煙管斜擱在他身邊。「清明」節後的太陽已經很有力量，老通寶背脊上熱烘烘地，像背着一盆火。「塘路」上拉繹的快班船上的紹興人只穿了一件藍布單衫，敞開了大襟，彎着身子拉拉，拉拉，額角上黃豆大的汗粒落到地下。

夏

看着人家那樣辛苦的勞動，老通寶覺得身上更加熱了；熱的有點兒發癢。他還穿着那件過冬的破棉襖，他的夾襖還在當舖裏，卻不防纔得「清明」邊，天就那麼熱。

「真是天也變了！」

老通寶心裏說，就吐出一口濃厚的唾沫。在他面前那條「官河」內，水是綠油油的，

來往的船也不多，鏡子一樣的水面這裏那裏起了幾道縐紋或是小小的渦旋，那時候，倒影在水裏的泥岸和岸邊成排的桑樹，都攪亂成灰暗的一片。可是不會很長久的！漸漸兒那些樹影又在水面上顯現，一彎一曲地蠕動，像是醉漢，再過一會兒，終於站定了，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，那拳頭模樣的樞枝頂都已經簇生着手指兒那麼大的嫩綠葉。這密密層層的桑樹，沿着那「官河」一直望去，好像沒有盡頭。田裏現在還只有乾裂的泥塊，這一帶，現在是桑樹的勢力！在老通寶背後，也是大片的桑林，矮矮的，靜穆的，在熱烘烘的太陽光下，似乎那「桑拳」上的嫩綠葉過一秒鐘就會大一些。

離老通寶坐處不遠，一所灰白色的樓房蹲在「塘路」邊，那是繭廠。十多天前駐紮過軍隊，現在那邊田裏還留着幾條短短的戰壕。那時都說東洋兵要打進來，鎮上有錢人都逃光了；現在兵隊又開走了，那座繭廠依舊空關在那裏，等候春繭上市的時候再熱鬧一番。老通寶也聽得鎮上小陳老爺的兒子——陳大少爺說過，今年上海不太平，絲廠都

關門，恐怕這裏的廟廠也不能開；但老通寶是不肯相信的。他活了六十歲，反亂年頭也經過好幾個，卻從沒見綠油油的桑葉白養在樹上等，到成了「枯葉」去喂羊喫；除非是「蠶花」不熟，但那是老天爺的「權柄」，誰又能夠未卜先知？

「纔得清明邊，天就那麼熱！」

老通寶看着那些桑拳上怒茁的小綠葉兒，心裡又這麼想，同時有幾分驚異，有幾分快活。他記得自己還是二十多歲少壯的時候，有一年也是「清明」邊就得穿夾，後來就是一「蠶花廿四分」，自己也就在這一年成了家。那時，他家正在「發」；他的父親像一頭老牛似的，什麼都懂得，什麼都做得；便是他那創家立業的祖父，雖說在長毛窩裏喫過苦頭，卻也愈老愈硬朗。那時候，老陳老爺去世不久，小陳老爺還沒有抽上鴉片煙，「陳老爺家」也不是現在那麼不像樣的。老通寶相信自己一家和「陳老爺家」雖則一邊是高門大戶，而一邊不過是種田人，然而兩家的運命好像是一條線兒牽着。不但「長毛」造反

那時候，老通寶的祖父和老陳老爺同被長毛擄去，同在長毛窩裏混上了六七年，不但他們倆同時從長毛營盤裏逃了出來，而且偷得了長毛的許多金元寶——人家到現在還是這麼說；並且老陳老爺做絲生意「發」起來的時候，老通寶家養蠶也是年年都好，十年中間掙得了二十畝的稻田和十多畝的桑地，還有三開間兩進的一座平屋。這時候，老通寶家在東村莊上被人人所妬羨，也正像「陳老爺家」在鎮上是數一數二的大戶人家。可是以後，兩家都不行了；老通寶現在已經沒有自己的田地，反欠出三百多塊錢的債，「陳老爺家」也早已完結。人家都說「長毛鬼」在陰間告了一狀，閻羅王追還「陳老爺家」的金元寶橫財，所以敗的這麼快。這個，老通寶也有幾分相信：不是鬼使神差，好端端的小陳老爺怎麼會抽上了鴉片煙？

可是老通寶死也想不明白爲什麼「陳老爺家」的「敗」會牽動到他家。他確實知道自己家並沒得過長毛的橫財。雖則聽死了的老頭子說，好像那老祖父逃出長毛營盤

的時候不巧撞着了——一個巡邏的小長毛當時沒法只好殺了他——這是一個「結」！然而從老通寶懂事以來，他們家替這小長毛鬼拜懺念佛燒紙錠，記不清有多少次了。這個小冤魂，理應早投凡胎！老通寶雖然不很記得祖父是怎樣「做人」，但父親的勤儉忠厚，他是親眼看見的；他自己也是規矩人，他的兒子阿四，兒媳四大娘，都是勤儉的。就是小兒子阿多，年紀青，有幾分「不知苦辣」，可是毛頭小伙子，大都這麼着，算不得「敗家相」……

老通寶抬起他那焦黃的綢臉，苦惱地望着他面前的那條河，河裏的船，以及兩岸的桑地。一切都和他二十多歲時差不了多少，然而「世界」到底變了，他自己家也要常常把南瓜當飯喫一天，而且又欠出了三百多塊錢的債。

鳴！鳴，鳴，——

汽笛叫聲突然從那邊遠遠處河身的彎曲地方傳了來。就在那邊，蹲着有一個繭廠，遠望去隱約可見那整齊的石「幫岸」。一條柴油引擎的小輪船很威嚴地從那繭廠後

駛出來，拖着三條大船，迎面向老通寶來了。滿河平靜的水立刻激起潑刺刺的波浪，一齊向兩旁的泥岸捲過來。一條鄉下「赤膊船」趕快攏岸，船上人揪住了泥岸上的茅草，船和人都好像在那裏打秋千。軋軋的輪機聲和洋油臭，飛散在這和平的綠的田野。老通寶滿臉恨意，看着這小輪船來，看着牠過去，直到又轉一個彎，嗚嗚嗚嗚地又叫了幾聲，就不見。老通寶向來是仇恨小輪船這一類洋鬼子的東西！他從沒見過洋鬼子。可是他從他的父親嘴裏知道老陳老爺見過洋鬼子：紅眉毛，綠眼睛，走路時兩隻腿是直的。並且老陳老爺也是很恨洋鬼子，常常說「銅鈿都被洋鬼子騙去了。」老通寶看見老陳老爺的時候，不過八九歲，——現在他所記得的關於老陳老爺的一切都是聽來的，可是他想起了一銅鈿都被洋鬼子騙了去」這句話，就彷彿看見了老陳老爺捋着鬚子搖頭的神氣。

洋鬼子怎樣就騙了錢去，老通寶不很明白。但他很相信老陳老爺的話一定不錯。並且他自己也明明看到自從鎮上有了洋紗，洋布，洋油，——這一類洋貨而且河裏更有了

小火輪船以後，他自己田裏生出來的東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錢，而鎮上的東西卻一天一天貴起來。他父親留下來的份家產就這麼變小，變做沒有，而且現在負了債！老通寶恨洋鬼子不是沒有理由的！他這堅定的主張，在村坊上很有名。五年前，有人告訴他：朝代又改了，新朝代是要「打倒」洋鬼子的。老通寶不相信。爲的他上鎮去看見那新到的喊「打倒洋鬼子」的年青人們都穿了洋鬼子的衣服。他想來這夥年青人一定私通洋鬼子，卻故意來騙鄉下人。後來果然不喊「打倒洋鬼子」了，而且鎮上的東西更加一天一天貴起來，派到鄉下人身上的捐稅也更加多起來。老通寶深信這都是串通了洋鬼子幹的。

然而更使老通寶去年幾乎氣成病的，是繭子也是洋種的賣得好價值；洋種的繭子，一擔要貴上十多塊錢。素來和兒媳總還和睦的老通寶，在這件事上可就吵了架。兒媳四大娘去年就要養洋種的蠶。小兒子跟他嫂嫂是一路，那阿四雖然嘴裏不多說，心裏也是要洋種的。老通寶拗不過他們，末了只好讓步。現在他家裏有的三張蠶種，就是土種兩張，

洋種一張。

「世界真是越變越壞！過幾年他們連桑葉都要洋種了！我活得厭了！」

老通寶看着那些桑樹，心裏說，拿起身邊的長旱煙管恨恨地敲着腳邊的泥塊。太陽現在正當他頭頂，他的影子落在泥地上，短短地像一段烏焦木頭，還穿着破棉襖的他，覺得渾身躁熱起來了。他解開了大襟上的鈕扣，又抓着衣角扇了幾下，站起來回家去。

那一片桑樹背後就是稻田。現在大部分是勻整的半翻着的燥裂的泥塊。偶而也有種了雜糧的，那黃金一般的菜花散出強烈的香味。那邊遠遠地一簇房屋，就是老通寶他們住了三代的村坊，現在那些屋上都裊起了白的炊煙。

老通寶從桑林裏走出來，到田塍上，轉身又望那一片爆着嫩綠的桑樹。忽然那邊田裏跳躍着來了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子，遠遠地就喊道：

「阿爹！媽等你喫中飯呢！」

「哦——」

老通寶知道是孫子小寶，隨口應着，還是望着那一片桑林。纔只得「清明」邊，桑葉尖兒就抽得那麼小指頭兒似的，他一生就只見過兩次。今年的蠶花光景是好年成。三張蠶種，該可以採多少繭子呢？只要不像去年，他家的債也許可以拔還一些。

小寶也已經跑到他阿爹的身邊了，也仰着臉看那綠絨似的桑拳頭；忽然他跳起來拍着手唱道：

「清明削口。看蠶娘娘拍手！」（註）

老通寶的縐臉上露出笑容來了。他覺得這是一個好兆頭。他把手放在小寶的「和尚頭」上摩着，他的被窮苦弄麻木了的老心裏勃然又發生出新的希望來了。

二

天氣繼續暖和，太陽光催開了那些桑拳頭上的小手指兒模樣的嫩葉，現在都有小

小的手掌那麼大了。老通寶他們那村莊四周圍的桑林似乎發長得更好。遠望去像一片綠錦平鋪在密密層層灰白色矮矮的籬笆上。「希望」在老通寶和一般農民們的心裏一點一點一天一天強大。蠶事的動員令也在各方面發動了。藏在柴房裏一年之久的養蠶用具都拿出來洗刷修補，那條穿村而過的小溪旁邊蠕動着村裏的女人和孩子，工作着，嚷着，笑着。

這些女人和孩子們都不是十分健康的臉色，——從今年開春起，他們都只喫個半飽；他們身上穿的，也只是些破舊的衣服。實在他們的情形比叫化子好不了多少。然而他



（註）這是老通寶所在那一帶鄉村裏關於「蠶事」的一種歌謠式的成語。所謂「削口」是方言，指桑葉抽發如指；「清明削口」謂清明邊桑葉已抽放如許大也。「看」亦是方言，意同「飼」或「育」。全句謂清明邊桑葉開綻，則熟年可卜，故蠶婦拍手而喜。

們的精神都很不差。他們有很大的忍耐力，又有很大幻想。雖然他們都負了天天在增大的債，可是他們那簡單的頭腦老是這麼樣想：只要蠶花熟就好了！他們想像到一個月以後那些綠油油的桑葉就會變成雪白的繭子，於是又變成叮叮噹噹響的洋錢，他們雖然肚子裏餓得咕咕地叫，卻也忍不住要笑。

這些女人中間也就有老通寶的媳婦四大娘和那個十二歲的小寶。這娘兒兩個已經洗好了那些「團扁」和「蠶簞」，（註）坐在小溪邊的石頭上擦起布衫揩臉上的汗水。

（註）老通寶鄉裏稱那圓桌面那樣大極像一個盤的竹器爲「團扁」。又一種略小而底部編成六角形網狀的，稱爲「簞」，方音讀如「踏」。蠶初收蟻時，在「簞」中養育，呼爲「蠶簞」。那是糊了紙的，這種紙通稱爲「糊簞紙」。

「四阿嫂！你們今年也看（養）洋種麼？」

小溪對岸的一羣女人中間有一個二十多歲左右的姑娘隔溪喊過來了。四大娘認得是隔溪的對門鄰舍陸福慶的妹子六寶。四大娘立刻把她的濃眉毛一挺，好像正想找
人吵架似的嚷了起來：

「不要來問我阿爹做主呢！——小寶的阿爹死不肯，只看了一張洋種！老糊塗的聽得帶一個洋字就好像見了七世冤家！洋錢也是洋，他倒又要了！」

小溪旁那些女人們聽得笑起來了。這時候有一個壯健的小伙子正從對岸的陸家稻場上走過，跑到溪邊，跨上了那橫在溪面用四根木頭並排做成的雛形的「橋」。四大娘一眼看見，就丟開了「洋種」問題，高聲喊道：

「多多弟！來幫我搬東西罷！這些扁浸濕了，就像死狗一樣重！」

小伙子阿多也不開口，走過來拿起五六隻「團扁」，濕漉漉地頂在頭上，卻空着一

雙手，划槳似的蕩着，就走了。這個阿多高興起來時，什麼事都肯做，碰到同村的女人們叫他幫忙拿什麼重傢伙，或是下溪去撈什麼，他都肯；可是今天他大概有點不高興，所以只頂了五六只「團扁」去，卻空着兩隻手。那些女人們看着他戴了那特別大箬帽似的一疊「扁」，梟着腰，學鎮上女人的樣子走着，又都笑起來了。老通寶家緊鄰的李根生的老婆荷花一邊笑，一邊回頭去叫道：

「喂，多多頭！回來也替我帶一點兒去！」

「叫我一聲好聽的，我就給你拿。」

阿多也笑着回答，仍然走。轉眼間就到了他家的廊下，就把頭上的「團扁」放在廊簷口。

「那麼，叫你一聲乾兒子！」

荷花說着就大聲的笑起來，她那出來地白淨然而扁得作怪的臉上看去就好像只

有一張大嘴和眯緊了好像兩條線一樣的細眼睛。她原是鎮上人家的婢女，嫁給那不聲不響整天苦着臉的半老頭子李根生還不滿半年，可是她的愛和男子們胡調已經在村中很有名。

「不要臉的！」

忽然對岸那羣女子中間有人輕聲罵了一句。荷花的那對豬眼睛立刻睜大了，怒聲嚷道：

「罵那一個？有本事，當面罵，不要躲！」

「你管得我棺材橫頭踢一脚，死人肚裏自得知：我就罵那不要臉的騷貨！」

隔溪立刻回罵過來了，這就是那六寶，又一位村裏有名淘氣的大姑娘。

於是對罵之下，兩邊又潑水。愛鬧的女人也夾在中間幫這裏幫那裏。小孩子們笑着狂呼。四大娘是老成的，提起她的「蠶簞」，喊着小寶，自回家去。阿多站在廊下看着笑。他

知道爲什麼六寶要跟荷花吵架；他看着那「辣貨」六寶挨罵倒覺得很高興。

老通寶捫着一架「蠶臺」從屋子裏出來。這三稜形傢伙（註）的木梗子有幾條給白螞蟻蛀過了，怕的不牢，須得修補一下。看見阿多站在那裏笑嘻嘻地望着外邊的女人們吵架，老通寶的臉色就板起來了。他這「多多頭」的小兒子不老成，他知道。尤其使他不高興的，是多多也和緊鄰的荷花說說笑笑；「那母狗是白虎星，惹上了她就得敗家！」——老通寶時常這樣警戒他的小兒子。

「阿多！空手看野景麼？阿四在後邊繫『綴頭』」（註）你去幫他！」

老通寶像一匹瘋狗似的咆哮着，火紅的眼睛一直釘住了阿多的身體，直到阿多走進屋裏去，看不見了，老通寶方才提過那「蠶臺」來反覆審察，慢慢地動手修補。木匠生活，老通寶早年是會的；但近來他老了，手指頭沒有勁，他修了一會兒，抬起頭來喘氣，又望望屋裏掛在竹竿上的三張蠶種。

四大娘就在廊簷口糊「蠶簞」。去年他們爲的想省幾十文錢，是買了舊報紙來糊的。老通寶直到現在還說是因爲用了報紙——不惜字紙，所以去年他們的蠶花不好。今年是特地全家少喫一餐飯，省下錢來買了「糊簞紙」來了。四大娘把那鵝黃色堅韌的紙兒糊得很平貼，然後又照品字式糊上三張小小的花紙——那是跟「糊簞紙」一塊兒買來的，一張印的花色是「聚寶盆」，另兩張都是手執尖角旂的人兒騎在馬上，據說是「蠶花太子」。

「四大娘！你爸爸做中人借來三十塊錢，就只買了二十擔葉。後天又喫完了，怎麼辦？」

（註）「蠶台」是三稜式可以摺起來你木架子，像三張梯連在一處的傢伙；中分七八格，每格放一只「團扁」。

「縷頭」也是方音，是稻草紮的，蠶在上面做繭子。